

試論縱予連詞「即」、「便」、「就」的形成^{*}

張麗麗^{**}

摘要

本文嘗試從歷時角度探討「即」、「便」、「就」成為縱予連詞的發展過程，兼論三者成為假設和讓步連詞的演變。文中主張三詞的縱予、假設和讓步連詞功能都是從強調副詞語法化而成，將分別根據各詞的演變實況提出多項證據作為支持。文章最後列舉其他語言以及漢語中若干平行的語法化演變，並探討引發此項演變的條件及機制。

關鍵字：縱予 假設 讓步 連詞 強調副詞 焦點助詞 語法化

98.04.17 收稿，98.11.03 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曾於「第六屆國際古漢語語法研討會暨第五屆海峽兩岸漢語語法史研討會」以及「第四屆漢語語法化問題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宣讀，會中承蒙吳福祥、馬貝加、李宗江、席嘉等學者惠賜諸多寶貴意見，特此鳴謝。會後並曾就此文向魏培泉老師請益，魏老師不吝指出初稿中諸多問題，兩位匿名審查人亦提出多項疑點與建議，謹此一併深致謝忱。文中若有任何謬誤或不足，當由作者自負。本文利用「中央研究院古漢語文獻語料庫」、「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以及「故宮博物院寒泉資料庫」檢索資料，謹此聲明致謝，並感謝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楊素梅女士協助進行語料的整理及查核工作。

**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漢語史上，「即」、「便」、「就」是一組重要的功能詞，它們都能作時間副詞，表即將、隨即之義，見例(1)，還能作承接副詞，表示前後兩個事件緊密相連，見例(2)，且三詞在歷史上還具有一定的接替關係，「便」替代了「即」，而「就」又替代了「便」，故學者經常將之一起討論。¹

- (1) a.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尚書·商書·西伯戡黎》）
 b. 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史記·項羽本紀》）
 c. 你快著的改姓，我就要回阿媽的話去也。（《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 (2) a.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戰國策·東周·溫人之周》）
 b. 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漢書·酷吏傳》）
 c. 他如今有了親兒，不要我做兒子了，就要趕我出去。（《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上述兩種功能是「即」、「便」、「就」最常見的用法，其實三詞的共通點不止於此，它們還能作強調副詞和縱予連詞。

- (3) a. 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史記·絳侯周勃世家》）
 b. 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世說新語·術解》）
 c. 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南齊書·王僧虔/寂列傳》）

1 如祝敏徹，〈《朱子語類輯略》中的「便」與「就」〉，《中國語文通訊》1983年6期，頁16-19；梅祖麟，〈從語言史看幾本元雜劇賓白的寫作時期〉，《語言學論叢》第13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頁125-131；李思明，〈《水滸》、《金瓶梅》、《紅樓夢》副詞「便」、「就」的考察〉，《語言研究》1990年2期（總19期），頁82-85；李宗江，〈「即、便、就」的歷時關係〉，《語文研究》1997年1期（總62期），頁24-29；孫錫信，〈「即」、「便」、「就」虛化過程中的錯項移植〉，《語言研究輯刊》第二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頁189-201等。

- (4) a. 今漢兵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史記·東越列傳》）
 b. 便盡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魏書·僭晉司馬叡/紹列傳》）
 c. 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後漢書·鄭孔荀列傳·荀彧》）

三詞這兩種功能過去受到的關注較少，學界對於其用法及演變情形都不太清楚。就「即」、「便」、「就」的歷史發展而論，要全面掌握三詞用法的共通點，這兩項功能自不宜忽略。另外，從漢語史的角度來看，這方面的研究對於掌握漢語複句演變也有一定的價值。漢語史上，表達縱予概念的功能詞有兩大來源：其一是源自放任義動詞，如「縱」、「饒」、「任」等，另外就是「即」、「便」、「就」這組詞，雙音節縱予連詞也多半是由這兩組詞所構成，如「縱使」、「縱令」、「縱然」、「縱是」、「縱饒」、「直饒」、「假饒」、「任是」、「即使」、「即便」、「便是」、「就是」、「就算」等。放任義動詞「縱」、「饒」、「任」所表示的放任、任由等概念和縱予連詞所表示的「不予考量」概念相通，故這組詞發展為縱予連詞是較容易掌握的。²然而，「即」、「便」、「就」為何也不約而同發展為縱予連詞，這一點就不大容易說得清楚，有待進一步觀察。

單就連詞功能而言，三詞的歷史表現其實頗為複雜。「即」和「便」除了作縱予連詞，還能作假設連詞，見例(5)；³二者另能構成「A即A」、「A便A」的讓步句式，見例(6)。此外，二者還可作轉折連詞，相當於「卻是」或「卻」，見例(7)。

- (5) a. 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公羊·莊 32》）
 b. 妃大喜，語泓：「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晉書·惠賈皇后列傳》）
- (6) a. 小即小，叫得暢嘍輒。（《西廂記諸宮調》7卷）
 b. 為先的那和尚醜便醜，還有三分人相。（《西遊記》74回）
- (7) a. 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史記·蘇秦列傳》）⁴

2 見張麗麗，〈從使役到條件〉，《臺大文史哲學報》65期（2006年），頁19-28。

3 早期有不少表縱予的「就」字句也可理解為假設分句，可見後文三之（三）之4小節的討論。由於沒有純作假設分句的用例，故不獨列為「就」的功能之一。

4 此例轉摘自施克誠，〈「即」「既」作副詞和作連詞辨〉，《漳州師院學報》1994年1期，頁74。

b. 幸是宰相為黎庶，百姓便作了台輔。（《劉知遠諸宮調·知遠走慕家莊沙陀村入舍》）⁵

整體而論，「即」、「便」、「就」具有四項共通功能：時間副詞、承接副詞、強調副詞和縱予連詞，另外「即」和「便」還有假設連詞、讓步連詞和轉折連詞三種共通用法。「即」、「便」、「就」為何具有如此多項共通功能？是彼此類推而成，還是三詞各自發展但經歷相近的演變路徑？孫錫信即持第一種論點，認為「即」展現從動詞到副詞再到連詞的演化鍊，「便」和「就」的連詞用法則是受到「即」的「錯項移植」才具有的。⁶由於該文認為縱予連詞「便」和「就」是從承接副詞發展而成，承接副詞和縱予連詞無論在用法上或意義上皆相去甚遠，其演變關係不易建構，而且在「就」語法化為承接副詞之前就已出現縱予用法，故該文從「即」字的影響來解釋「便」和「就」具有縱予用法的成因。其實，縱予連詞「便」和「就」並不是從承接副詞發展而成，而是從強調副詞，自然找不到演變脈絡。本文持的是第二種論點，認為三詞各自發展，但走向相近，至少有兩線共通演變路徑：從時間副詞到承接副詞是一線發展，從強調副詞到縱予、假設和讓步連詞是另一線發展：

第一線發展：時間副詞 > 承接副詞

第二線發展：強調副詞 > 縱予、假設、讓步連詞

過去關於第一線發展的討論較多，特別是時間副詞此一用法的形成，其中又以「就」字受到的關注最多。一派主張時間副詞「就」源自介詞「就」，⁷另一派主張源自動詞「就」。⁸另外，也有學者認為「便」的轉折用法是從承接副

5 幸是，本是，正是。此例轉摘自雷文治，《近代漢語虛詞詞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347。

6 見孫錫信，〈「即」、「便」、「就」虛化過程中的錯項移植〉，頁189-201。

7 見梅祖麟，〈從語言史看幾本元雜劇賓白的寫作時期〉，頁127；周瑩，〈淺析語境因素對語法化的影響——試從《古本水滸傳》看「就」的語法化歷程〉，《宜賓學院學報》8.8期（2005年），頁81。

8 見曹廣順，〈試說「就」和「快」在宋代的使用及有關的斷代問題〉，《中國語文》1987年4期（總199期），頁289；香坂順一，《水滸詞彙研究》（北京：文津出版社，1992年[1987年]），頁196；李宗江，〈「即、便、就」的歷時關係〉，頁28；張誼生，〈論與漢語副詞虛化的相關機制〉，《中國語文》2000年1期，（總274期），頁4；許娟，《副詞「就」的語法化歷程及其語義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頁20-21。

詞進一步發展而成。⁹由於此線演變和三詞各式連詞用法沒有直接關係，故本文不予討論。

本文討論重心落在第二線演變。關於這方面的發展，過去討論雖然也不少，但篇幅都來得短小。¹⁰雖然如此，但也見得到相當精闢的見解。香坂順一指出，像「就、就是、便、便是、便做、便道」這類縱予連詞是表示「就是那件事情，除那件而外哪件也不是」，¹¹從其說明可推斷，香坂先生主張這類連詞源自強調用法。王克仲指出假設連詞「即」源自對未來事實的確認，¹²何鋒兵也主張讓步連詞「即」、「便」、「就」皆源自表示強調的副詞。¹³本文支持這派觀點，主張「即」、「便」、「就」都是從強調副詞發展成縱予連詞，而且這三詞的假設和讓步用法也都是從強調副詞發展而成。以上諸文雖持此派觀點，但有的並未進行歷史考察，有的雖略舉一些歷史用例，討論還很粗略，有待詳細的歷史考察來妥加論證。特別是三詞在縱予連詞用法出現前，已發展出多種用法，這些用法都可能是縱予用法的來源，宜逐一仔細觀察檢驗。這部分將是本文的討論重點。

9 見葛佳才，《東漢副詞系統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頁106-108。另外，「就是」也能表示轉折，例如「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就是清冷些」（《紅樓夢》89回）。這類轉折用法含有惋惜遺憾的口氣，和「即」、「便」作轉折連詞明顯不同。張誼生認為「就是」此一用法也是源自判斷詞用法。（見張誼生，〈「就是」的篇章銜接功能及其語法化歷程〉，《世界漢語教學》2002年3期（總61期），頁80-90。）由於單字詞「就」並不具備此一用法，故本文不予討論。

10 見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958年]），頁309-310；香坂順一，《白話語匯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983年]），頁69-71；何樂士、熱鏡浩、王克仲、麥梅翹、王海榮，《古代漢語虛詞通釋》（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頁30、253、308-309；王克仲，〈意合法對假設義類詞形成的作用〉，《中國語文》1990年6期[總219期]，頁442-443；Liu, Mei-chun, Discourse, Grammar, and Grammaticalization: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nalyses of Mandarin Adverbial Markers JIU and CAI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1993): 200-202；何鋒兵，《中古漢語假設複句及假設連詞專題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頁42-44。

11 香坂順一，《白話語匯研究》，頁70。

12 王克仲，〈意合法對假設義類詞形成的作用〉，頁442。

13 何鋒兵，《中古漢語假設複句及假設連詞專題研究》，頁43。

二、從「就是」談起

強調詞如何發展為縱予連詞？在進入歷史探討前，可先觀察現代漢語「就是」的發展情形。張誼生認為「就是」是從「判斷詞」發展而成縱予連詞，並從「就是」的篇章銜接功能提出解釋。¹⁴「就是」是由強調副詞「就」和判斷動詞「是」粘合而成，帶有強調的特性。該文根據「就是」句和前後句間的語義關係區分幾種類型，其中有兩種和縱予用法相關：(a)解說——「就是」複句是對前句的解說，見例(8)；(b)遞進——「就是」句是前句的遞進，二者構成條件，下句則針對該條件進行推斷或說明，見例(9)。

- (8) a. 他們一貫推心置腹，就是吵嘴，也從不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總是把想法傾巢倒出，一點「底兒」也不留。(劉心武，《班主任》)
- b. 這種人我也是不敢沾了，就是大街上碰見我也避遠遠的。(王朔，《玩的就是心跳》)
- (9) a. 不用說老父親，就是他自己也毫無辦法，毫無用處了。(老舍，《四世同堂》)
- b. 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的眼睛和腳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縮了。(郁達夫，〈春風沈醉的晚上〉)

我們認為「就是」和前後句間的關係還有一種：相逆——「就是」句引導與前句相反的情境，後接後果。¹⁵

- (10) a. 政府不會請我去當官的，就是請我，怕也不容易做好。
- b. 以往我不自知，就是知道了也不肯承認。

上述三種用法，都是利用「就是」的強調特性來引介值得進一步申論的情境：或是對其論斷具威脅的情境(如例(8))，或是更具代表性的情境(如例(9))，或是相逆的情境(如例(10))。但是引介這些情境的目的是為了支持原主張，故接著會提出一個不至於推翻原主張的後果。因此「就是」句和其後的子句之間便具有一層逆反常理的關係，這一點和縱予複句是相通的。

14 張誼生，〈「就是」的篇章銜接功能及其語法化歷程〉。

15 這個後果也是用於表明該情境不會對其基本觀點構成威脅，故此類在張誼生〈「就是」的篇章銜接功能及其語法化歷程〉一文的架構中應是歸入解說一類。

現代漢語中「就是」帶領的句式還不是發展成熟的複句，¹⁶倒更接近話題評論句：「就是」句是話題句，指陳一個特殊的情境，其下句則相當於評論句，針對該情境作推斷。Haiman主張假設句即話題，¹⁷「就是」句的話題特性和假設句相通，加上它和下句之間具有逆反常理的關係，又和讓步句特性相當。在西方學界，縱予被稱為「假設的讓步」(conditional concessive)，因縱予兼具假設句的虛擬特性以及讓步句的逆反常理的特性。無論假設或讓步，都是一種因果關係，假設是虛擬的因果，讓步則是逆反常理的因果。至於縱予，則是表示既虛擬又逆反常理的因果。因果、假設、讓步、縱予這四種複句的相關性可見下表。¹⁸

	實然	虛擬
符合 常理	因果複句 causative 原因分句+結果分句 因為下雨了，活動就取消了。	假設複句 conditional 假設分句+結果分句 如果下雨，活動就要取消。
逆反 常理	讓步複句 concessive 讓步分句+結果分句 雖然下雨了，活動並沒有取消。	縱予複句 conditional concessive 縱予分句+結果分句 即使下雨，活動也不會取消。

從帶有強調特性的「就是」發展而成的縱予連詞，其帶領的句式具有一些不同於一般縱予句的特性。首先，「就是」句有時允許多重理解，例如例(8)a中的「就是」若以「雖然」替代也說得通，故該例也可以理解為讓步複句；例(10)a、b中的「就是」若以「若是」替代也是說得通的，故這兩例還可以理解為假設複句。「就是」本身是強調詞，其連接義來自語境，只要該語境允許的理解，都可能轉嫁到「就是」之上。如上表所示，縱予和讓步、假設在概念上有相通處，故有上述互通情形。

16 有一些「就是」句如果用典型的縱予連詞「縱使」替代，會顯得怪異，例句如下。
我們認為這些例句中的「就是」還是強調詞，並未虛化為縱予連詞。

a. 一般人不要說解牛，就是殺一隻雞，殺完了之後刀子已經缺了幾個角了。
b. 別說細嚼了，就是吞棗也要花多少功夫啊？

17 John Haiman, "Conditionals are Topics," *Language* 54.3(1978): 564-589.

18 此表摘自張麗麗，〈從使役到條件〉，頁4。但所用術語稍有不同。

其次，從「就是」發展而成的假設句有許多是指難得見到的狀況，概念接近「萬一」，下面例句中的「就是」都能以「萬一」替代。

- (11) a. 老師不可能知道，就是被老師發現，也不要承認。
b. 這筆生意一定會成功，就是失敗，也不至於賠錢。

這一點並不難理解。「萬一」引介或然率低或是說話者不樂見的假想情況，前文提及強調詞傾向引介具威脅、程度更強或相逆的情境，這些情境也可能是說話者不樂見且或然率低的情況，故和「萬一」性質相近。

從「就是」的演變，可以看出從強調詞到縱予連詞的演變過程和句式特性。有了這層理解，接下來就可以進入更早的時代，觀察「即」、「便」、「就」的歷史發展。

三、「即」、「便」、「就」的歷史演變

前一節從強調詞「就是」的發展看出，由於該詞常用於引介極端情境，而且其後往往是提出逆反常理的推斷，和縱予分句特性相通，故強調詞便朝向縱予連詞發展。本文推斷，不但「就是」如此，「即」、「便」、「就」走的也是一樣的路。然而，這三個詞出現的時代要來得早，且皆為單音詞，後面並沒有判斷動詞「是」，其用法是否和「就是」相當，還需仔細查核。根據觀察，「即」、「便」、「就」各在不同時期形成縱予、假設和讓步用法，三者演變過程雖不完全一致，但其中卻有許多共通點，這些共通點都說明三者走的應是相近的演變路徑。下文中，為了審慎推敲各詞縱予用法的來源，在該用法出現前的各式用法皆會逐一檢驗。

(一)「即」的歷史

這三個詞中，「即」出現的時代最早。《說文解字》：「即，即食也，從皂卩聲」。「皂」乃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這個動詞本表「就食」之義，此動作含有趨近的意思，「即」遂發展為趨近義動詞，在先秦文獻此用法最為常見，「即位」、「即席」、「即筵」等中的「即」都是趨近義動詞。

1. 時間副詞「即」

在先秦「即」已出現時間副詞、承接副詞、強調詞和連詞諸用法。其時間副詞用法出現時期最早，春秋及戰國初期已見得到。

- (12) a. 殷之即喪，指乃功。(《尚書·商書·西伯戡黎》)
 b. 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左傳·哀 14》)
 c. 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左傳·僖 24》)

李宗江認為此一用法是從表示趨近的動詞用法語法化而成，由空間上的接近轉換到時間上的接近。¹⁹本文支持此一推測，例如(12)a的「即喪」可以理解為「逼近滅亡」之義，也理解為「即將滅亡」之義，可能就是在這樣的歧義中從具體的趨近義發展出抽象的即將義。「即」的此一用法在歷史上一直很強勢，後來「即將」、「隨即」等詞都是此一用法的延伸。

2. 承接副詞「即」

戰國晚期，「即」出現承接副詞的用法，用例如下。

- (13) a.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戰國策·東周·溫人之周》)
 b. 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戰國策·魏策·陳軫為秦使於齊》)
 c. 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戰國策·燕策·趙且伐燕》)
 d.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戰國策·秦策·秦王欲見頓弱》)
 e. 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戰國策·秦策·秦王欲見頓弱》)
 f. 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戰國策·韓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

承接副詞「即」源自時間副詞用法，從上面這些例句便可看出。上面例子中，有些「即」還帶有隨即義，如前三例所示；有些「即」已不具隨即義，僅表事理上的連帶關係，如後三例所示。前三例正展現從時間副詞到承接副詞的過渡情形，而後三例則是成熟的承接副詞用法。

3. 判斷動詞、強調副詞「即」

¹⁹ 李宗江，〈「即」、「便」、「就」的歷時關係〉，頁 25。

「即」還可作判斷動詞和強調副詞，這兩種功能是相通的，有時候並不易區分。大體上，判斷動詞「即」後接名詞組，如例(14)所示；強調副詞「即」則後接動詞組或子句，如例(15)所示。這兩個功能的分布情形約略相當於現代漢語的「是」，在「他是學生」中，「是」為判斷動詞，但在「他是遲到了」中，「是」則為強調副詞。

(14) a. 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禮記·仲尼燕居》）

b. 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左傳·襄8》）

c. 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戰國策·秦策·秦王欲見頓弱》）

(15) a. 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庸利乎？（《國語·越語·句踐滅吳》）²⁰

b. 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戰國策·齊策·燕攻齊取七十餘城》）

c. 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戰國策·魏策·八年謂魏王》）²¹

在先秦，後接動詞組且不出現於複句中第一分句的強調副詞「即」極為少見。例句(15)a應屬此類，例中「無乃」表示委婉測度的語氣，「無乃即」表「豈不就是」之義，「即」為強調副詞。不過，也不能排除此例中的「無乃即」可能表示「豈不就要」之義，「即」就是時間副詞了。此外，例句(15)b、c中的「即」後接子句，和判斷動詞「即」有相通之處。這兩例中的「即」是根據前段陳述提出評論，和判斷動詞聯繫話題與評論的功能相仿，只是所聯繫的語言單位超過詞組範圍，已進入篇章領域。其實，先秦時期強調副詞「即」大都出現於複句中第一分句，同時兼具連詞特性，這兩種功能的重疊情形將留待下一

20 （清）汪遠孫曰：「五千人，人人致死，勇氣自倍，一人可得二人之用，故曰『帶甲萬人』。」

21 據鮑彪，「即王有萬乘之國」中的「即」相當於「是」。另外，據王引之，上句「即春申君有變」中的「即」則是「若」的意思。

小節再詳細討論。

判斷動詞和強調副詞「即」是如何發展出來的？這點目前還無法妥善回答。最可能是從趨近義動詞發展而成，因為「即」在春秋及戰國前期主要作動詞，而且趨近義和判斷動詞的等同義也相近。至於「即」能夠後接動詞組的用法，是否受到承接副詞用法的影響，目前也難下定論。

4. 連詞「即」

「即」的連詞用法出現於戰國前期，早期用例皆是表假設，見下。

- (16) a. 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公羊·莊 32》）
 b. 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公羊·襄 27》）
 c. 即欲有事，何如？（《左傳·昭 12》）
 d. 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戰國策·秦策·張儀欲以漢中與楚》）

太田辰夫指出，「即」的假設用法和一般假設連詞不同，是表示「萬一」之義。²²確實，當時「即」所帶領的假設句都是一些不幸或不樂見的事件，像是國君死去、國家發生不幸等。「即」的假設用法從先秦一直沿用到漢，於兩漢時期達到高峰，此後就很少見了。

「即」的縱予用法出現時期較晚，要到戰國晚期才見得到。一般說來，縱予句大都指假想情境，但是當時此類「即」字句所表示的大都是事實，所以下面例句中的「即」以「雖然」替代也說得通。這些用例中的「即」也可能是強調副詞，而非連詞。

- (17) a. 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戰國策·齊策·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
 b. 桀紂即序有天下之執，²³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無它故焉，四者竝亡也。（《荀子·王霸》）

兩漢時期的縱予「即」字句便可指陳假想狀況，例句見下。這裡的「即」是強調副詞，還是連詞，也很難說。

- (18) a. 今漢兵眾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史記·

22 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頁 309。

23 據王念孫《讀書雜誌》（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685 頁，此句中的「序」當為「厚」字之誤，否則句義不通。

東越列傳》)

- b. 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符合，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史記·魏公子列傳》)
- c. 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以上三組例句中「即」都可以分析為強調副詞或連詞，可見得「即」的連詞用法和強調副詞的淵源極深。下面這組例句可以看得更清楚。這組例句中前後兩組複句排比而成，「即」一律出現在第二組複句，引介有別於第一種的相逆情境，明顯帶有強調詞的特性。²⁴但另一方面，這組例句中的「即」也可理解為假設連詞。

- (19) a. 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戰國策·齊策·齊以淖君之亂》)
- b. 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戰國策·趙策·秦圍趙之邯鄲》)
- c. 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史記·項羽本紀》)
- d. 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史記·項羽本紀》)
- e. 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史記·趙世家》)

王克仲認為下面例句中的「即」是對未來事實的確認，於是形成假設義，²⁵也等於是主張「即」是從強調副詞發展為假設連詞。

- (20) a. 爾即死，必於穀之嶽巖。(《公羊·僖 33》)
- b. 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戰國策·楚策·楚考烈王無子》)

24 和近現代「就是」不同的是，在逆反情境中，「就是」表縱予，先秦兩漢的「即」則表若是或萬一。

25 王克仲，〈意合法對假設義類詞形成的作用〉，頁 442-443。

此外，如前方例(17)所示，先秦兩漢有些用例中的「即」字句可同時理解為縱予和讓步分句；另外還有例句可同時理解為縱予和假設分句，如下。這些情形和前文所論「就是」的發展相當，從強調詞發展而成的連詞具有這些兩解的特性，故這兩組例句可看作是「即」從強調副詞到連詞的間接證據。

- (21) a. 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漢書·韓彭英盧吳傳》)
 b. 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漢書·景十三王傳》)
 c. 謹守成臬。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漢書·高帝紀》)

再者，「即」的假設用法通常帶有萬一的口氣，如例(16)和例(19)c。承前文關於「就是」的討論，這一點特性也可能來自強調詞。

到了近代漢語還出現「A即A」這樣的讓步句式，但數量不多。

- (22) a. 小即小，叫得暢啍輒。(《西廂記諸宮調》7卷)
 b. 瘦即瘦，比舊時越模樣兒好否？(《西廂記諸宮調》3卷)

我們認為此一讓步用法也是從強調詞發展而成，其句式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好是好，但他不會答應的」、「吃是吃了，但沒吃飽」，皆含有讓步之意。「小即小」即主謂結構，句首的「小」作話題，「即小」作謂語。但是此格式中的「即」是強調副詞，而非判斷動詞，理由有三。一、前述的平行結構「吃是吃了」中，根據現代人語感判斷，「是」是個強調副詞，而非判斷動詞；二、我們看得到此格式中的「即」亦可搭配判斷動詞「是」，如例(23)，可見得此格式中的「即」不可能是判斷動詞；三、例(24)這組例句所含二例典出同源，一例作「是即是」，另一例作「是則是」，可見「即」的功能應與「則」相近，是個功能詞，而非動詞。

- (23) a. 師云：「是即是，只欠禮三拜。」(《祖堂集》10卷〈長慶和尚〉)
 b. 是即是，從來好事多磨難。(晁端禮，〈安公子〉，《全宋詞》)
 (24) a. 僧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只是汝不肯承當。」(《景德傳燈錄》10卷〈南嶽第三世·南泉願嗣·子湖蹤〉)
 b. 僧云：「和尚不是某甲。」胡云：「是則是，只是不肯承當。」(《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10卷)

綜合前述，連詞「即」出現於戰國前期，早期主要表假設，戰國晚期才出現縱予用法。元明時期還出現「A即A」此種讓步句式。這些例句中的「即」都

- c. 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史記·東越列傳》)

然而，兩漢時期的時間副詞「便」極少見到，有學者在探討「便」的副詞來源時，甚至將相關用例皆歸為承接副詞。²⁷要到漢以後時間副詞「便」才逐漸增多，但相關用例都明顯帶有承接副詞特性，推測是受到承接副詞用法的強化和鞏固所致，例如「即日便行」、「兩天便走」都可視為濃縮的條件句，此處的「便」既表隨即，也表承接。下面這些《世說新語》中的「即」也都兼具時間副詞和承接副詞雙重特性。

- (27) a. 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世說新語·德行》)
 b.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世說新語·識鑒》)
 c. 武子一起便破的。(《世說新語·汰侈》)

關於時間副詞「便」的來源，楊樹達《詞詮》認為是從「就便」之義引伸而來，李宗江則認為其來源不明，也不排除同音假借的可能。²⁸楊先生的分析不無道理，因早期用例中的「便」確實也可理解為「就便」、「趁便」之義，如例(26)諸例。不過，時間副詞「便」要到六朝以後才普及起來，本文推測這點應是受到承接副詞「便」的帶動。

2. 承接副詞「便」

歷史上，「便」最常見的功能是作承接副詞。此用法出現於東漢，但當時一般傳世文獻皆不多見，主要見於佛經，且用例相當豐富。²⁹和「即」相同，承接副詞「便」可連接時間先後關係，如例(28)a-f，也可連接條件關係，如例(28)g-i。

- (28) a. 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漢書·酷吏傳》)

27 見孫錫信，〈「即」、「便」、「就」虛化過程中的錯項移植〉，頁192-193。

28 李宗江，〈「即、便、就」的歷時關係〉，頁26。

29 Zürcher 探討東漢佛經中的口語成分，即指出東漢佛經反映出二世紀洛陽口語，和當時標準書面語有鮮明的差異。(見Zürcher E.著、蔣紹愚譯，〈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語言學論叢》第1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197-225。)

- b. 作是語已，便不復聞聲。(東漢·支婁迦讖，《道行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薩陀波倫菩薩品第二十八》)
- c. 其華於佛上，便化作珍寶華蓋。(東漢·支婁迦讖，《佛說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卷中)
- d. 其年七歲，得病便亡。(東漢·曇果共康孟詳，《中本起經·度波斯匿王品第十》)
- e. 國王及群臣，見國師阿夷敬禮太子，心便悚然。(東漢·康孟詳共竺大力，《修行本起經·菩薩降身品第二》)
- f. 我入海浴，適有是念，便見萬佛。(東漢·支婁迦讖，《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 g. 若母安隱無他，便自養長其子令得生活。(東漢·支婁迦讖，《道行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照明品第十》)
- h. 但有是經卷，當說供養之；若不得經卷者，便當寫之。(東漢·支婁迦讖，《阿閼佛國經·佛般泥洹品第五》)
- i. 祇曰：「國賢若悔便止。」(東漢·曇果共康孟詳，《中本起經·須達品第七》)

東漢時期也出現「便」和「即」前後對應的用例，此外，還出現「即便」、「便即」這樣的連用情形，可見當時「便」具有和承接副詞「即」一樣的功能。

- (29) a. 今世若有好行意便喜，若惡即時慚。(東漢·安世高，《道地經·五種成敗章第五》)
- b. 意念欲令水轉流行，便轉流行；意欲令滅不現，即滅不現。(東漢·支婁迦讖，《阿閼佛國經·佛剎善快品第二》)
- c. 是鬼神即當去，是弊魔便作是念。(東漢·支婁迦讖，《道行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遠離品第十八》)
- (30) a. 王遙見如來相好光光，即便下車。(東漢·曇果共康孟詳，《中本起經·度瓶沙王品第四》)
- b. 時裘夷見五夢，即便驚覺。(東漢·康孟詳共竺大力，《修行本起經·出家品第五》)
- c. 其意欲悔，便即捨去。(東漢·支婁迦讖，《道行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覺品第九》)

承接副詞「便」是如何發展而成的？由於承接副詞「便」出現前，其時間

副詞用法極少見，源自時間副詞的可能性並不高，故承接副詞「便」極可能是從動詞用法直接發展而成。孫錫信探討「便」字用法時，即認為「便」是從表示「以……爲便」的動詞發展爲表示「順承前文的『遂便』義」副詞，³⁰即本文所謂的承接副詞。這是目前所見最妥當的說法。

3. 強調副詞「便」

「便」作強調副詞在東漢《論衡》一書已見到兩例，六朝也有一些例子，如下。

- (31) a. 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論衡·無形》）
 b.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為伏虎，將弓射之，矢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兇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害）也。（《論衡·儒增》）
- (32) a. 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世說新語·術解》）
 b. 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世說新語·任誕》）
 c. 「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世說新語·文學》）

這些用例中的「便」後接動詞「如」或「是」，形成「A便如B」、「A便是B」的結構，其中的「便」具有強調特性。例句(31)b中的「便是」乃史籍中首見「便」和「是」前後連用的例子，我們傾向將之分析為詞組，「便」是強調副詞，修飾動詞「是」。但此例中的「便是」搭配縱予複句，也可能是縱予連詞。即使如此，也是「便是」作連詞，其中的「便」亦是強調副詞，而非連詞。

至於強調副詞「便」的來源，目前難下論斷。就當時用例推判，比較可能的來源是承接副詞。我們注意到六朝時期下面這樣的例句，可見出承接副詞和強調副詞的共通性。

- (33) a. 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世說新語·假譎》）
 b. 足其粟豆，常令肥飽，一鴨便生百卵。（《齊民要術·養鵝鴨》）

30 孫錫信，〈「即」、「便」、「就」虛化過程中的錯項移植〉，頁 192-193。

(34) a. 凡潢紙減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則年久色闇也。(《齊民要術·雜說》)

b. 酒冷沸止，米有不消者，便是麴勢盡。(《齊民要術·造神麴並酒》)

例(33)a中的「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是個條件複句，但這個條件複句不同於一般情況，一般說來，乞粗存活是難以滿足人的，所以這裡的「便」除了承接前後條件關係，還帶有強調特性；例(33)b中的「一鴨便生百卵」亦然，也是帶有強調特性的條件複句。再來看例(34)。這兩例中的「凡……」、「……者」都是在列舉條件，如前所述，這是承接副詞「便」的基本用法之一；另一方面，這兩例都是「A便是B」的結構，「便」亦具有強調特性。雖然這兩組例句中的「便」皆可分析為承接副詞或強調副詞，可能是從承接副詞到強調副詞的過渡用法，但是從時代來看，這類例句出自六朝時期，並不比強調副詞用法早，無法作為直接證據，故此論點僅止是推測。

4. 連詞「便」

「便」的連詞用法要到南北朝時期才見得到。當時的「便」可表縱予，見例(35)，³¹也可表假設，見例(36)。³²不過，唐以後，純粹作假設連詞的「便」幾乎見不到。

(35) a. 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晉·傅玄，《傅子》)

b. 尚未南郊，何為天子！便盡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魏書·僭晉司馬叡/紹列傳》)

c. 其勢不分，眾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周書·李賢列傳》)

(36) a. 妃大喜，語泓：「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晉書·惠賈皇后列傳》)

b. 大丈夫已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為天下笑乎！(《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列傳》)

31 例中 b、c 二例轉引自孫錫信，〈「即」、「便」、「就」虛化過程中的錯項移植〉，頁 193。

32 太田辰夫認為「便」作縱予連詞要到五代才出現，現在我們可以推得更早。(見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頁 310。)

- c. 適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晉書·愍懷太子列傳》)

我們認為「便」的縱予和假設用法皆源自強調副詞，歷史上有幾點現象可為支持。一、南北朝時期「便」有多種功能，但其中只有強調副詞與連詞用法相混淆，前面這兩組用例中的「便」既可理解為連詞，又可理解為強調副詞。從六朝到明清也一直見得到可同時理解為強調副詞和縱予連詞的用例，例如下面這組例句中的「便」皆明顯帶有強調副詞的特性，但各例都是出現在縱予複句中，不能完全排除「便」作縱予連詞的可能。這說明只要「便」具有強調功能，是很容易搭配縱予複句的，這是強調副詞「便」得以發展為縱予連詞「便」的條件。

- (37) a. 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盛，先數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數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世說新語·棲逸》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
- b. 如今便死還甘分，莫更嫌他白髮生。(徐夔，〈自詠十韻〉，《全唐詩》)
- c. 便喫一盞茶時，亦要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朱子》36卷〈論語十八·子罕篇上·顏淵喟然嘆章〉)
- d. 便死在這裏，也做個快活鬼！(《水滸傳》114回)
- e. 僧官道：「爺爺，若是不打，便抬也抬進來。」(《西遊記》36回)
- f. 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紅樓夢》19回)

二、「便」字句的特性有時並不好掌握，歷代都見得到可同時理解為縱予和假設分句的「便」字句，見例(38)；另外也見得到可同時理解為縱予分句和讓步分句的用例，見例(39)。承前文，由強調副詞發展而成的連詞會具有此種特性。

- (38) a. 我從小生長在村內，霞帔不知怎地披，金冠便與我後怎帶得。(《劉知遠諸宮調·君臣弟兄子母夫婦團圓》)
- b. 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朱子》126卷〈釋氏〉)
- c. 燕主曰：「便招得些義兵，交誰為頭目？」(《全相平話五種·三國志平話》卷上)
- d. 便走不動，扛也扛將來。(《水滸傳》39回)
- e. 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金瓶梅詞話》56回)

- (39) a. 便他年富貴，園林鐘鼓，只如今是。(管鑑，〈水龍吟〉，《全宋詞》)
- b. 便留春甚樂，樂了須悲。(辛棄疾，〈婆羅門引〉，《全宋詞》)
- c. 便羅帷、香閣頓忘，枕邊要語曾記否。(楊泽民，〈瑣窗寒〉，《全宋詞》)
- d. 近日花邊無舊雨，便寂寞，何曾吹淚。(張炎，〈真珠簾〉，《全宋詞》)

三、唐宋時期「便」字經常出現在帶有縱予連詞的縱予分句中。一般說來，一個句子不會帶有兩個功能相當的連詞，因此這類用例中的「便」應分析為強調副詞。這樣的例句顯示出強調副詞「便」和縱予分句的良好搭配關係。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認這些例句中的「便」具有縱予連詞色彩，如果拿掉句中的縱予連詞「直饒」、「任」等，「便」也能分析為縱予連詞。於此，亦可見出「便」這兩種功能的相通處。

- (40) a. 不論富貴與高低，皆似水中墨一片。……直饒便得洗至骨，拾(恰)如將水洗烏金。(《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三)》)
- b. 任你便解放光，亦無用處。(《祖堂集》13卷〈報慈和尚〉)
- c. 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頭有擔舐。(《景德傳燈錄》22卷〈青原第七世·龍華照嗣·鎮境緣〉)
- d. 直饒便作鳳凰鳴，畢竟有誰知指法？(《五燈會元》20卷〈饒州薦福悟本禪師〉)
- e. 休說神仙事，便神仙縱有，即是閒人。(張炎，〈憶舊遊〉，《全宋詞》)
- f. 道理不在這樣處，便縱饒有道理，寧有幾何！(《朱子》64卷〈中庸三·第二十八章〉)

元明之際還出現「A便A」這樣的讓步句式。³³

- (41) a. 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腳軟了，安排不得。」(《水滸傳》25回)
- b. 為先的那和尚醜便醜，還有三分人相。(《西遊記》74回)

33 在明清時期，此一格式也能表示放任、不予約束之義，如「去便去」、「走便走」、「看便看」、「打便打」、「要行便行」、「要住便住」、「要殺便殺」等，此一用法多半搭配動作動詞。

- c. 只是死便死了，也留個骸骨，等我們好辦棺槨葬他。如今弄得屍首都沒了，這事怎處？（《醒世恆言》38卷）

如同前文所提「A即A」句式，「A便A」句式中的「便」亦相當於強調副詞，而非判斷動詞。當時見得到此一句式搭配判斷動詞「是」的用法，如下，可見例中的「便」不是判斷動詞，而是強調副詞。

- (42) a. 是便是，那裡去湊？（《金瓶梅詞話》53回）
b. 是便是了，其中也還有些含糊。（《初刻》11卷）

「便」還能表示「儘管」之義，約出現於元明之際。

- (43) a. 便道不妨。（王實甫《西廂記》）
b. 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水滸傳》30回）
c. 大官人便說不妨。（《金瓶梅詞話》6回）

「便」的儘管用法都是「便V不妨」這樣的固定格式，應是由縱予連詞「便」構成的，下面這組例句可為證。這組例句和儘管用例的結構相當，卻是表縱予。

- (44) a. 我有三件事，肯依竇娥，便死無怨。（《關漢卿戲曲集·搆天動地竇娥冤》）
b. 誰想半路裏這婦人把哥哥所算了，不由心焦躁，因此上著命身亡，便死呵并無悔懊。（《元刊雜劇三十種·鯁直張千替殺妻雜劇》）
c. 董尚書道：「此去太白山三千餘里，虎狼極多，孩兒年幼，如何去得？」仲舒道：「便死無恨，去心難留！」（《清平山堂話本·董永遇仙傳》）

根據這組例句，我們推斷「便V不妨」原本也是表示縱予：「縱使說了也沒有關係」，但由於這句話在語用上具有鼓勵性質，故從縱予進一步引伸出儘管之義。但這只限於搭配特定動詞，如「說」、「道」、「坐」等，若是其他動詞，像是上面這組例句中的「死」，因為語用上不具鼓勵作用，所以不會引伸出儘管義。

綜合前述，和「即」相比，「便」的連詞用法出現時代要來得晚，要到南北朝才確立，而且假設用法並不早於縱予用法。元明時期，「便」也出現「A便A」這種固定的讓步句式，另外還發展出表示儘管的「便V不妨」句式。

5. 「便」的演變路徑

根據前文討論，「便」的歷史演變路徑推測如下：

便利義動詞 > { 時間副詞(西漢)
承接副詞(東漢)
? > 強調副詞(東漢) > { 縱予連詞(南北朝) > 「便V不妨」(元明)
假設連詞(南北朝)
「A便A」(元明)

(三) 「就」的歷史

《說文解字》：「就，高也。從京從尤。尤，異於凡也。」先秦時期「就」主要作動詞，表示前往、趨近的意思。從「就」所搭配的詞語來看，「就」表示一種正式的趨近行為，如「就位」、「就席」、「就筵」、「就坐」、「就食」、「就職」、「就館」、「就第」、「就舍」、「就邸」、「就官」、「就國」、「就封」等，也包含前往接受正式的處罰，如「就死」、「就屠」、「就烹」、「就笞」、「就獄」、「就刑」等，或是表示一種自然的前進動力，如「火就燥」、「水就濕」、「水性就下」、「日就月將」等。此一用法一直延續到唐朝，宋以後「就」的動詞用法多半凝固在「就位」、「就坐」、「就緒」、「就死」、「就擒」等固定片語中。

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同時出現介詞、副詞、連詞等用法。以下逐一說明。

1. 介詞「就」

「就」的介詞用法是從連動結構「就N-VP」發展而成。表示前往的「就」從漢朝開始經常搭配連動結構，如下。這些例句中的「就」都還是動詞，表前往之義。「就」和後面動詞組之間偶爾還會出現連詞「而」，如例(45)d。

- (45) a. 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教倉食。(《史記·項羽本紀》)
- b. 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史記·李將軍列傳》)
- c. 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漢書·外戚傳》)
- d.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

其對皆有明法。(《漢書·董仲舒傳》)

在這類連動結構中，前後並連的兩個事件往往轉以第二事件為核心，在此情況下，第一動詞「就」便可能語法化為介詞。「就」的介詞用法出現於三國時期，例句如下。³⁴這些例子中的「就」後接「鉢緣」、「杙上」、「彼手中」，都不是人身移動的目的地，而是動作發生的地點或賓語的來源，「就」不再是表前往義的動詞，而是帶領地點或來源的功能詞。

- (46) a. 若酥油蜜石蜜著手者，當就鉢緣上概聚著一處，然後取食。(東晉·佛陀跋陀羅，《摩訶僧祇律》22卷)
- b. 我須少許縷，就杙上纏取縷。(東晉·佛陀跋陀羅，《摩訶僧祇律》3卷)
- c. 自手取食不從人受，人授食時就彼手中抄撥而取。(東晉·竺道生，《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16卷)

「就」的介詞用法後來發達了很長一段時間，是「就」在唐宋時期最常見的用法，要到明朝以後才逐漸式微。

2. 時間副詞「就」

歷史上的「就」還可作時間副詞，此功能在現代漢語仍相當發達。關於其出現時代有兩派說法，一說見於南宋或元朝，³⁵一說見於六朝。³⁶此差異可能肇

34 王鎔認為介詞「就」在東漢已形成，例子為「就室曰搜，于道曰略」(《方言》)。(見王鎔，〈古代詩文中「就」的介詞用法〉，《中國語文》1992年3期[總228期]，頁235-236。)此例中的「就」雖與介詞「于」對舉，然而例中的「就」也能理解為及物動詞，並不能作為「就」已語法化為介詞的可信例證。馬貝加根據同時期作品《說文》和《通俗文》中的相關解說：《說文》：「索，入家搜也」、《通俗文》：「入室曰搜」，推斷「就室曰搜」中的「就」是表示進入義的動詞。(見馬貝加，《近代漢語介詞》[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40。)馬貝加並認為「就」語法化為處所介詞的用法首現於《世說新語》，例子是「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世說新語·德行》)。(見馬貝加，〈介詞「就」的產生及其意義〉，《語文研究》1997年4期[總65期]，頁34；〈介詞「就」萌生過程中的兩個句法位置〉，《溫州師範學院學報》19.2期[1998年]，頁10；《近代漢語介詞》，頁41。)本文則將時代推得更早。

35 梅祖麟，〈從語言史看幾本元雜劇賓白的寫作時期〉，頁126；曹廣順，〈試說「就」和「快」在宋代的使用及有關的斷代問題〉，頁288；李宗江，〈「即、便、就」的歷時關係〉，頁27。

36 許娟，《副詞「就」的語法化歷程及其語義研究》，頁15-16。

因於對此功能的判定標準不一。許娟舉出下面六例為六朝時期「就」的副詞用例。³⁷

- (47) a.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b. 春園花就黃，陽池水方綠。(《樂府詩集·清商曲辭·子夜四時歌七十五首·晉宋齊辭》)
 c. 鳥林葉將實，墨池水就乾。(南朝梁·范雲，〈四色詩〉四首之四，《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d. 蛇便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聞餐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得數創，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搜神記》19卷)
 e.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顏氏家訓集解·治家》)
 f. 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使不淫濫爾。(《顏氏家訓集解·歸心》)

許文指出，前三例中的「就」和「猶」、「方」、「將」對應，並直接修飾狀態動詞，例(47)d的「就」和「便」對應，例(47)e的「就」連接因果關係，例(47)f的「就」連接條件關係，因此認為這些例句中「就」都作副詞。我們認為這樣的判定還有商榷餘地。前四例中的「就」雖都與副詞對應，但無法作為判定其詞性的絕對依據，後兩例中的「就」雖是副詞，也不是時間副詞。為求釐清此時期「就」的功能，以下特將此時期「就」後接動詞的用法作詳細的區別。

先看六朝時期「就」後接狀態動詞的用例，例句如下。這些例子中的「就」表趨近，常受逐漸或迅速義副詞修飾，如例(48)b、d、f、g中的「稍就」、「漸就」以及例(48)c中的「疾就」，可見「就」是動詞而非副詞。許文所舉前三例（例(47)a、b、c）都是此種用法，「就荒」、「就黃」、「就乾」是表示趨近某狀態之義。

- (48) a. 群臣啟曰：「臣等舊君當就終沒，乞為微饌以贈死靈。」(吳·康僧會，《六度集經·布施度無極章第一》)
 b. 人命譬若織機經緯，稍就減盡。(吳·康僧會，《六度集經·明度無級章第六·阿離念彌經》)

37 同上註。

- c. 是身如沙城，疾就磨滅。(西晉·竺法護，《修行道地經》6卷)
- d. 見有老風住在身中，隨風轉增漸就衰老。(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正法念處經》65卷)
- e. 削大王腳底，急繫不得東西。王以是故臥，日就羸篤。(後秦·弗若多羅共羅什，《十誦律》36卷)
- f. 即脫衣裳，以竹刺頸，從高投下，臥於虎前。虎舐其血，漸就食盡。(梁·寶唱，《經律異相》6卷)
- g. 大海中有四寶珠，一切眾寶皆從之生。若無四珠，一切寶物漸就滅盡。(梁·寶唱，《經律異相》3卷)
- h. 如不加誅，轉就滋大。(《後漢書·皇甫張段列傳·段穎》)

六朝時的「就」更常後接動作動詞，構成「就-VP」式連動結構，其中的「就」可表示好幾種概念。首先，「就」表示前去進行某動作，如下。此用法中的「就」仍是動詞，表前往之義。許文第四例（例(47)d）即屬此類，「犬就嚙咋」是「犬前去嚙咋」之義。

- (49) a. 棺歸於家，魯君就弔。(《論衡校釋·變動》)
- b. 庾時頽然已醉，憤墜几上，以頭就穿取。(《世說新語·雅量》)
- c. 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世說新語·排調》注引《孔氏志怪》)
- d. 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

其次，「就-VP」連動結構中的「就」還可表就近義。例(50)a「就打」和「遙擲」前後對應，一表近身杖打，一表遠處丟擲，前面的工具「杖木」和「瓦石」也和這兩種動作相呼應，可見「就打」中的「就」表就近之義；例(50)b、c、d中的「就」之前已有前往動詞「往」，故「就」不重複表前進，應是就近概念；例(50)e中的「就倚壁」和前文中的「遙聞」遙相對照，「就」也帶有就近義。這個用法中的「就」還保有趨近動作的部分語義。

- (50) a. 若手捉杖木瓦石等，若就打，若遙擲，欲令死。(東晉·佛陀跋陀羅，《摩訶僧祇律》19卷)
- b. 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後漢書·袁張韓周列傳·袁閔》)
- c. 女人輕躁，便往就觀。(後秦·弗若多羅共羅什，《十誦律》58)

卷)

- d. 人欲往就尋，究不知所在。(姚秦·竺佛念，《出曜經》19卷)
- e. 時毘舍佉母以小因緣往到比舍，遙聞迦留陀夷語聲，作是念言，或能說法，即就倚壁而聽。(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四分律》5卷)

其三，「就」後名詞組也可承前省略而形成後頭緊接動詞組「就-VP」的情形，例句如下。例(51)a中的「就揩身」是「就柱揩身」之義，例(51)b中的「就乞食」是「就織師乞食」，例(51)c中的「就出家」是「就如來出家」。此用法中的「就」還保有趨近動作的部分語義。

- (51) a. 從今已後不聽用揩石揩身，揩石者木作若石若塼，如是比皆不聽用。若水中有柱，亦不得就揩身。(東晉·佛陀跋陀羅，《摩訶僧祇律》31卷)
- b. 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婦，婦有一兒，兒又有婦，其家正有一奴一婢，一時共食。有一辟支佛來就乞食。(東晉·竺道生，《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22卷)
- c. 又問：「當就誰出家？」答言：「如來應供正遍知，今在舍衛城，未脫者脫，汝可就出家。」(梁·寶唱，《經律異相》43卷)

其四，「就-VP」連動結構中的「就」亦可表示「就地」或「於當時」之義，「就」已經完全脫離移動概念。我們認為此一用法是前一種用法的衍生，由於「就」後名詞組可省略，所指有時明確，有時不明確，逐漸地就允許這種不明確的表達，但「就」後有所省略還是存在於使用者的語感中，所以會轉為表示就當場、就當時之概念。此用法中的「就」是副詞，但並不是表示隨即義的時間副詞。許文倒數第二例（例(47)e，同例(52)e）應屬此類。

- (52) a. 時有五百賊，於此處行，見是死女，即生欲心，便就行欲。行欲已，五百人去。(後秦·弗若多羅共羅什，《十誦律》40卷)
- b. 時竺叔蘭初譯放光經，龍旣素樂無相，得即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梁·慧皎，《高僧傳》4卷)
- c. 今上深相禮遇，凡僧事碩疑，皆勅就審決。(梁·慧皎，《高僧傳》11卷)
- d. 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梁·慧皎，《高僧傳》2卷)

- e. 借入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顏氏家訓集解·治家》）

其五，還有以下的「就-VP」，「就」也都是後接動詞組，但這些「就」既無法於其後補上一個特定名詞組，也不表趨近、就近、就地、於當下等義，其概念還要更為抽象，比較接近「就此」、「因為此」之義，「就」後隱然還有一個所指，是指向前面事件。此類用法中的「就」也是副詞，也不是表示隨即義的時間副詞。許文最後一個例子（例(47)f，同例(53)f）屬於此種情況。

- (53) a. 我今於此精勤之中，少許用心，尚能獲得如是大利，況復勤加役身出力，於將來世，必獲無上大利益事。我今當就勤加役力入海採寶。……我今當就持此寶物，盡持與婦。（吳·支謙，《撰集百緣經》1卷）
- b. 今此五百比丘尼是，本願慇懃，今應得度，是以世尊就度之耳。（西晉·法矩共法立，《法句譬喻經》1卷）
- c. 言既不用，儻復見殺，當就除之，為民去患。（元魏·慧覺，《賢愚經》6卷）
- d. 吾已釋汝，汝家貧窮，困苦理極。樹下釜金，應是我有，就用與汝，卿可掘取。（元魏·慧覺，《賢愚經》11卷）
- e. 昔日世尊，已豫記之，云當出家，今若固留，或能取死，就當聽之。（元魏·慧覺，《賢愚經》12卷）
- f. 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使不淫濫爾。（《顏氏家訓集解·歸心》）

根據上述各類分析，本文認為六朝時期尚未出現時間副詞「就」，其出現時代應該在宋元時期。

關於時間副詞的形成，梅祖麟和周瑩認為源自介詞；³⁸曹廣順、香坂順一、

38 見梅祖麟，〈從語言史看幾本元雜劇賓白的寫作時期〉，頁127；周瑩，〈淺析語境因素對語法化的影響——試從《古本水滸傳》看「就」的語法化歷程〉，頁81。此派認為，介詞片語「就-NP」主要搭配「就-NP-VP」結構，此結構中「就」後的處所名詞組除了可以理解為介詞賓語，也可以理解為狀語，第二種理解便引發重新分析，導致介詞「就」被分析為副詞。例句如「明日就那裡上了墳」（《朴通事》），可以表示「明日在那裡上了墳」，也可以表示「明日於是在那裡上了墳」。

李宗江、張誼生、許娟等人則認為源自動詞。³⁹由於此議題和本文主旨相關性不高，故不予探討。和本文相關的是，若以上說法成立，時間副詞「就」於六朝時尚未出現，那麼連詞「就」便絕不可能是從時間副詞發展而成。

總結以上討論，我們認為在六朝「就」可作動詞、介詞和副詞，但沒有時間副詞的用法。當時「就」經常後接動詞組，其中有一些用法具副詞性質。在後接動作動詞的用法中，由於「就」後名詞組可省略，甚至省略成為常態，且不易補上所缺，「就」表「就地」、「於當時」、「就此」、「因為此」等概念，和前文呈現一種承接關係，反而和承接副詞相近，不是時間副詞用法。

3. 強調副詞「就」

強調副詞「就」首見於東漢趙岐（約108-201）為《孟子》所作注。

- (54) 《孟子·告子下》「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趙岐注：
「就使慎子能為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

這個例子中的「就使」可能表縱使，也可能表示「就是使」，但無論哪一種，例中的「就」字都是強調副詞，因為「就使」是強調副詞「就」與使役動詞「使」粘合而成的，這點可從尚未緊密結合的用例看出，例如：

- (55) 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後

39 見曹廣順，〈試說「就」和「快」在宋代的使用及有關的斷代問題〉，頁289；香坂順一，〈《水滸詞彙研究》〉，頁196；李宗江，〈「即、便、就」的歷時關係〉，頁28；張誼生，〈論與漢語副詞虛化的相關機制〉，頁4；許娟，〈副詞「就」的語法化歷程及其語義研究〉，頁20-21。此派觀點同中有異，又可分成三套看法。有兩套認為從連動結構而來，另一套認為從述賓結構而來。曹廣順認為在「就賜NP」、「就加NP」這類連動結構中，「就」表示導致或獲得某種結果，乃其動詞意義的一種引伸，此正是「就」從動詞到副詞過渡的重要階段。香坂順一則指出，由於連動結構「就-NP-VP」中動詞「就」後賓語經常省略而形成「就-VP」結構，在此結構中「就」遂被重新分析為副詞，例如在「犬就嚙咋」（《搜神記》）中的「就」為表示前往的動詞，在此結構中「就」也可能被重新分析為表示「於是」的副詞。張誼生則認為，由於述賓結構「就-VP」被重新分析為狀中結構，「就」就具有了副詞功能。例如「離天渥兮就銷沈」（南朝宋·謝莊，〈皇太子妃哀策文〉）中的「就」是動詞，表示「接近」之義，而「就令王賁攻伐遼東」（《秦併六國平話》卷下）中的「就」則是副詞，表示「於是」之義。

漢書·杜樂劉李劉謝列傳·劉陶》)⁴⁰

此例中的首句「就使……」和第三句「使……」前後對舉，可見得「就使」是「就」後接「使」字句，即強調副詞「就」後接使役動詞「使」，表「就是使得」之義。由此可知，「就使」在成詞之前，「就」是強調副詞。

六朝時期，「就」作強調副詞的用例不難見到，但搭配字詞有限，除了搭配使役動詞「使」、「令」，還常搭配「如」字，「就如」相當於現代的「正如同」之義。

- (56) a. 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鮮卑》）
- b. 就如沖言，宣帝既舉二十萬，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三國志·蜀書·諸葛亮》注引《郭沖三事》）
- c. 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南齊書·王僧虔/寂列傳》）
- d. 就如子言，道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也。（《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第74卷·釋氏四·釋僧順·釋三破論》）

其實，強調副詞「就」還可搭配其他詞語，但是在其他用例中，「就」都可分析為連詞，故留到下一小節再述。究竟「就」的強調副詞用法如何形成？為何常出現「就使」、「就令」、「就如」等搭配用法？此用法和「就」的動詞、介詞或前一小節所提各副詞用法皆無相通之處，也見不到任何可能混淆的例子，故關於強調副詞「就」的來源，目前還無法妥善回答。

4. 連詞「就」

和「即」、「便」相比，「就」的連詞用法出現時期最晚，於南北朝才見得到，例句如下。這組例句中的「就」字句為縱予分句，其中有的若理解為假設分句似乎也說得通。不過歷史上純表假設的「就」字句幾乎見不到，不同於「即」和「便」，「就」的連詞用法以縱予為主。

40 太田辰夫認為當時的「就使」、「就令」一定表縱予，其實不然。這個例句中「就」提出的是個假想情境，和下文構成順勢推理：「沒東西吃，國家便不保」，而不是逆反推理，所以「就」帶領的是假設句，而非縱予句。（見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頁309）

- (57) a. 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後漢書·鄭孔荀列傳·荀彧》))
- b. 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上·袁紹》))
- c.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三國志·魏書·荀彧》))
- d. 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者邪？((《三國志·魏書·辛毗》))
- e. 且默以觀之，其是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第51卷·嵇康·家誠》))

隨後很長一段時期這類用例一直都很少見，要到元以後，「就」的連詞用法才又豐富起來，仍以縱予用法為主。

- (58) a. 就不見了金牌，還有勢劍共文書哩。((《關漢卿戲曲集·望江亭中秋切鱠旦》))
- b. 似你這般定價錢，就高麗田地裏也買不得，那裏是實買馬的？則是胡商量的。((《古本老乞大》)⁴¹
- c. 擗柴挑水與炮廚，就有蠶兒也會養。((《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
- d. 況且民窮財盡，百姓饕餮不飽，沒閒錢去養馬騾。就有幾頭，也不夠差使。((《京本通俗小說·拗相公》))

關於連詞「就」的來源，過去有較多的討論。Liu主張「就」的縱予用法源自趨近義動詞。她認為移動義動詞「就」可以從朝向實際地點轉為朝向「整個命題的真實性 (the factuality of a whole proposition)」，而動詞「就」本身所

41 此例引自最早版本的《老乞大》，在其他版本中這個句子不用「就」，而是「就是」，例如在《老乞大諺解》作「就是高麗地面裡也買不得」，可參見本文例句(72)a，另外在《老乞大新釋》及《重刊老乞大諺解》則分別作「就是朝鮮本地方也買不來」和「就是本地方也買不來」。可參見李泰洙，《《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

帶有的「非觸及(non-reaching)」概念使得「就」能夠標誌其後條件子句(protasis)爲未實現(short of factuality)或非事實(non-factual)，也就是說「就」從原本聯繫兩個具體指涉轉爲聯繫兩個子句間的命題關係。⁴²此論點雖言之成理，但問題出在證據不足。歷史上「就」如何從動詞演變爲連詞，其間演變過程爲何？是否存在過渡的用例？相關的歷史追蹤與探討在文中皆付諸闕如。

邢志群則認爲連詞「就」是從表示「順便、於是、不費力氣」的副詞用法發展而成，由於這樣的副詞「就」帶有「手段」概念，和假設條件概念相近，「做事的手段，就是做事的一種條件」，故認爲條件義是從手段義引伸而來。⁴³此分析亦存在兩個問題。一、文中所提表手段概念的副詞用法是指「就」後緊接動詞組的情形，如「就誅大將軍」、「就留兵屯田」等，⁴⁴要說這類用例中的「就」帶有手段義其實是相當抽象的分析，不夠具體；二、正如前文所指，連詞「就」的功能單純，主要是表縱予，而非該文所謂的「假設條件」。

我們認爲縱予連詞「就」源自強調副詞「就」，下列多種現象可爲支持。一、六朝時期出現在縱予分句中的「就」既能解作縱予連詞，也能解作強調副詞，前所列例(57)中的例句皆是如此。此外，當時還有一些用例可明顯看出連詞「就」的強調詞特性。首先看例(59)，這是一個含有縱予關係的複雜句，但相對於「就」字句，並無一個與之呼應的下句，其強調詞的特性還很鮮明。

- (59) 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眾怙力，將各慕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後漢書·鄭孔荀列傳·鄭太》)

再看下面這組例句。其中「就」字句和前面事件相對，「就」用於引介相逆的情境，明顯帶有強調詞的特性。但同時，這幾個用例中的「就」也可理解爲縱予連詞。

- (60) a. 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後漢書·皇甫嵩朱雋列傳·朱雋》)
b. 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42 Mei-chun Liu, *Discourse, Grammar, and Grammaticalization: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nalyses of Mandarin Adverbial Markers JIU and CAI*, 200-202.

43 邢志群，〈從「就」的語法化看漢語語義演變中的「主觀化」〉，沈家煊、吳福祥、馬貝加主編，《語法化與語法研究》(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324-339。

44 這兩個例子見於邢志群〈從「就」的語法化看漢語語義演變中的「主觀化」〉第330頁，皆是《三國志》中的例句。

(《三國志·蜀書·法正》)

- c. 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三國志·魏書·董昭》)⁴⁵

二、六朝這些早期用例中「就」的性質並不太分明，例如前面所列例(57)中諸縱予分句若解作假設分句看來也都是合理的。太田辰夫即指出，「就」在當時是表示縱予還是假設必須根據上下文來確定。⁴⁶有時候，即使根據上下文，不少例句也容許雙重判定。例如太田先生便認為下面例句中的「就」可能表假設，也可能表縱予。

- (61) 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後漢書·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霍譚》)

承前文，源自強調詞的連詞帶有此特性，故「就」的此一特性也反映出此一歷史脈絡。

三、歷代還見得到「就」出現在帶有縱予連詞的縱予分句中。正如三之(二)之4小節討論「便」此類用法時已指出，一個句子不會帶有兩個功能相當的連詞，故此類例句中的「就」宜分析為強調副詞，顯示出強調副詞和縱予分句的高度相容性，也顯示出強調副詞和縱予連詞的高度相通性。

- (62) a. 縱然我就落了第，也就可以還的家；還的家，抱娃娃，從此功名不幹他。(《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26回》)
b. 你就縱然過不去，也還撈著往裏瞧，就吊休往外頭吊。(《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牆頭記第2回》)

綜合前述，和「即」、「便」相比，「就」的連詞用法相對單純，以縱予用法為主。從文獻中「就」的使用與搭配情形來看，縱予連詞「就」是從強調副詞發展而成。

5. 「就」的歷史演變路徑

根據前文討論，「就」的歷史演變路徑如下：

⁴⁵ 此例中的「休」為人名，指曹休。

⁴⁶ 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頁309。

趨近義動詞 > { 介詞 (三國)
 就地、於當時、就此、因為此等概念之副詞 (六朝)
 ? > 強調副詞(東漢) > 縱予連詞(南北朝)

四、平行演變與演變機制

以上討論指出，「即」、「便」、「就」三詞的演變路徑雖不盡相同，但是各詞各種連詞功能都一致從強調副詞發展而成。從強調詞發展為縱予連詞，這樣的語言演變現象在其他語言中也見得到，在漢語中也還有其他的平行演變。本節將介紹這些相關的語言現象，並從較為寬廣的視角探討這方面的演變機制。

(一) 其他語言中的平行演變

在英語，縱予概念是由兩個功能詞合併表示，如*even if*，其中*even*「甚至」是焦點助詞(focus particles)，*if*「若」是表示假設的從屬連詞。世界上還有許多其他語言的縱予或讓步分句也是由焦點助詞和從屬連詞共同來標誌，除了焦點助詞，強調用的事實助詞(emphatic, factual particles)也見於這樣的表達法。根據König的意見，下列各語言皆有平行的表達方式：⁴⁷

語 言	例 詞	說 明
英語	<i>even though</i>	焦點助詞 <i>even</i> 「甚至」+連詞 <i>though</i> 「雖然」
	<i>even so</i>	焦點助詞 <i>even</i> 「甚至」+連詞 <i>so</i> 「如此」
德語	<i>wenn...auch</i>	連詞 <i>wenn</i> 「當」+焦點助詞 <i>auch</i> 「也」
	<i>wenn-gleich</i>	連詞 <i>wenn</i> 「當」+焦點助詞 <i>gleich</i> 「同樣」

47 見 Ekkehard König, "On the History of Concessive Connectives in Englis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Evidence," *Lingua* 66(1985): 11; "Concessive Connectives and Concessive Sentences: Cross-Linguistic Regularities and Pragmatic Principles," in John A. Hawkins (ed.), *Explaining Language Universals* (Oxford: Blackwell, 1988): 154; *The Meaning of Focus Particl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85. 三文若有不一致處，則從第二篇，因該文條列最為詳盡。

	<i>ob-gleich</i>	連詞 ob ‘是否’+焦點助詞 gleich ‘同樣’
	<i>obschon</i>	連詞 ob ‘是否’+事實助詞 schon ‘真的’
	<i>ob-wohl</i>	連詞 ob ‘是否’+事實助詞 wohl ‘的確’
	<i>obzwar</i>	連詞 ob ‘是否’+事實助詞 zwar ‘確實’
荷蘭語	<i>ofschoon</i>	連詞 of ‘是否’+事實助詞 schoon ‘真的’
拉丁語	<i>et-si</i>	焦點助詞 et ‘也’+連詞 si ‘若’
希臘語	<i>ei-kai</i>	焦點助詞 ei ‘也’+連詞 kai ‘若’
法語	<i>quand-même</i>	連詞 quand ‘當’+焦點助詞 même ‘同樣’
挪威語	<i>selv om</i>	焦點助詞 selv ‘自己’+連詞 om ‘若’
芬蘭語	<i>jos-kin</i>	連詞 jos ‘若’+焦點助詞 kin ‘也’
	<i>sitten-kin</i>	連詞 sitten ‘然後’+焦點助詞 kin ‘也’
賽爾維亞·克羅地亞語 (Serbo Croat)	<i>i-ako</i>	焦點助詞 i ‘也’+連詞 ako ‘若’
梵語	<i>yadiapi</i>	連詞‘若’+焦點助詞‘甚至’
孟加拉語	<i>jodi-o</i>	連詞 jodi ‘若’+焦點助詞 o ‘甚至’
馬來語	<i>-enkil-um</i>	連詞-enkil ‘若’+焦點助詞 um ‘也’
印尼語	<i>we lau pun</i>	連詞 we ‘且’+連詞 lau ‘若’+焦點助詞 pun ‘甚至’
祖魯語(Zulu)	<i>noma</i>	焦點助詞 na ‘甚至’+連詞 uma ‘若’
埃維語(Ewe)	<i>né-hã</i>	焦點助詞 né ‘且’+連詞 hã ‘若’
索托語(Sotho)	<i>le-ha</i>	焦點助詞 le ‘甚至’+連詞 ha ‘若’
阿比西尼亞語 (Amharic)	<i>bi...V...m</i>	連詞 bi ‘若’……V……焦點助詞 m ‘也’
阿伯卡茨語		假設句+焦點助詞 <i>g’ə</i> ‘甚至’

(Abkhaz)

土耳其語

假設句+焦點助詞 de ‘也’

上面這些語言現象說明焦點或事實助詞和縱予或讓步連詞之間具有直接的演變關係，這和漢語「即」、「便」、「就」的歷史演變確實有呼應之處。一來，這兩方面的演變都是從具強調特性的功能詞發展而成，雖然焦點助詞或事實助詞和本文所謂的強調副詞並不完全等同，但它們都居狀語位置，在句中幾乎不表任何意義，只起強調的作用。二來，這兩方面的演變都發展為縱予用法，雖然上面所舉例並非全表縱予，還有的是表讓步，或是兼表縱予和讓步，但König即指出這類用例都是先用作縱予，讓步用法都是後來從縱予用法進一步發展而成。⁴⁸綜合這兩點，無論是漢語的「即」、「便」、「就」，或是上面眾多語言的用例，都一致呈現從強調到縱予的演變傾向。

這類現象不但普遍見於上述多種語言，而且在一些語言中，這樣的縱予或讓步表達方式創造性頗高，參與此一表達法的功能詞數量頗眾，例如德語和義大利語就有如下所列的焦點/事實助詞和從屬連詞參與其中。⁴⁹

語 言	功 能	例 詞
德 語	焦點/事實助詞	auch ‘也’、selbst ‘甚至’、sogar ‘甚至’、schon ‘真的’、wohl ‘的確’、gleich ‘同樣’、zwar ‘確實’、bereits ‘已’ 等
	從屬連詞	wenn ‘當’、ob ‘是否’、falls ‘若’、soweit ‘至此’、als ‘當’、während ‘當’、nachdem ‘在……之後’ 等
義 大 利 語	焦點/事實助詞	anche ‘也’、pure ‘也、甚至’、pur ‘也、甚至’、perfino ‘甚至’、persino ‘甚至’、

48 見 Ekkehard König, “On the History of Concessive Connectives in Englis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Evidence.” 11-15. 在漢語，縱予連詞也經常用來表示讓步，例如前文所舉歷史上「即」和「便」的一些用例可同時理解為縱予和讓步。在現代漢語也有許多這樣的用例，如「縱使已經畢業了，他仍常探望老師」，此例中的「縱使」也可用「雖然」替代。

49 摘自 Claudio di Meola, “Synchronic Variation as a Result of Grammaticalization: Concessive Subjunctions in German and Italian,” *Linguistics* 39-1(2001): 134-135.

addirittura ‘甚至’、bene ‘的確’等

從屬連詞

se ‘若’、nel caso ‘在此情況下’、qualora ‘在此情況下’、ove ‘在此情況下’、quando ‘當、若’、mentre ‘當’、dopo che ‘在……之後’等

Claudio di Meola並指出在德語和義大利語中這樣的構成呈現語法化趨勢：焦點/事實助詞和從屬連詞逐漸融合為單一縱予或讓步連詞。以下兩組例句，第一組取自德語，第二組取自義大利語，每組從例句a到c所含兩大類功能詞的結合程度則是由鬆到緊。⁵⁰

(63) a. Wenn sie auch krank war, sie ging zur Arbeit.

當 她 也 生病 be 動詞 她 走 去 工作

‘縱使/雖然她生病，她去工作。’

b. Wenn auch krank, ging sie zur Arbeit.

當 也 生病 走 她 去 工作

‘縱使/雖然生病，她去工作。’

c. Sie ging, wenngleich krank, zur Arbeit.

她 走 縱使/雖然 生病 去 工作

‘她，縱使/雖然生病，去工作。’

(64) a. Pur se era malata andò al lavoro.

甚至 若 她 生病 走 去 工作

‘縱使/雖然她生病，她去工作。’

b. Seppure malata andò al lavoro.

縱使/雖然 生病 走 去 工作

‘縱使/雖然生病，她去工作。’

c. Andò, seppur malata, al lavoro.

走 縱使/雖然 生病 去 工作

‘她，縱使/雖然生病，去工作。’

50 Claudio di Meola, “Synchronic Variation as a result of Grammaticalization: Concessive Subjunctions in German and Italian.” 137.

德語和義大利語的例子讓我們約略瞭解其間的演化情形，並看到更多和漢語「即」、「便」、「就」發展的共通點。首先，此一演變是反覆出現的，在漢語，歷代有「即」、「便」、「就」分別步入此一演變路徑，在德語和義大利語參與此項演變的功能詞則更為豐富；其次，此一演變都是在複句的語境中發生，在漢語，「即」、「便」、「就」是出現在話題評論句或複句語境中；在德語和義大利語，這些焦點或事實助詞則是出現在多種類型的從屬分句中，包括時間分句、假設分句等，並搭配一個主要分句；其三，都是句中具強調作用的功能詞發展為連詞，在漢語是強調副詞，在德語和義大利語則是焦點或事實助詞。

不過，我們也應瞭解，這兩方面的語言演變並非完全相對等。首先，上述語言是焦點或事實助詞和其他從屬連詞合併為縱予連詞，漢語則是強調副詞「即」、「便」、「就」自行發展為縱予連詞。其次，König指出縱予分句中的焦點助詞主要表兩種概念：表「甚至」（如英語的*even*）或表「也」（如德語的*auch*），⁵¹至於事實助詞則是表示「確實」之義。⁵²在漢語，「即」、「便」、「就」的概念和三者均不同，是表示「正是」、「就是」之義。其實，在漢語也找得到和上述語言現象完全對等的表達方式，是焦點助詞「甚至」和「連」出現在從屬分句中的用法，如下：⁵³

- (65) a. 甚至生病時，她還去工作。
 b. 連生病時，她還去工作。
 c. 甚至連生病時，她還去工作。

上面三例中的首句宜分析為時間從句，因為句末帶有「時」，但所表概念確實和縱予複句「縱使生病，她還去工作」相近。雖然「甚至」和「連」並未發展為縱予連詞，這些例句卻說明焦點助詞和縱予概念之間的緊密關係是世界共通的，同時也說明在漢語中強調副詞「即」、「便」、「就」和縱予連詞的關係要比起焦點助詞來得更為緊密。

（二）漢語中的平行演變

51 Ekkehard König, *The Meaning of Focus Particl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85.

52 Ekkehard König, "On the History of Concessive Connectives in Englis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Evidence." 11.

53 張誼生即認為現代漢語的「連」是「強調焦點助詞」。（見張誼生，〈副詞「都」的語法化與主觀化〉，《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31.1期[2005年]，頁59。）

在漢語史上，還見得到其他表「正是」、「就是」之義的詞項也構成縱予分句，目前所知的有「正」這個詞。「正」在先秦兩漢可作強調副詞，相當於「即」，東漢晚期還出現於表達縱予關係的語境中。下面例句中的「正」皆表就是之義，搭配話題評論句式，表達出縱予關係。例(66)c和例(66)d中「正」後接使役動詞「使」或「令」，當時的「縱」、「即」、「便」也常後接「使」或「令」。

- (66) a. 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漢書·循吏傳》）
 b. 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世說新語·文學》）
 c. 正使禍至，共死何苦！（《三國志·魏書·后妃·武宣卞皇后》）
 d. 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為之。（《晉書·高祖宣帝紀》）

由於此類用法數量很少，很難說「正」已經從副詞轉為連詞，但上面這組例句中「正」的用法確實相近於縱予連詞，也同樣說明強調副詞和縱予用法間的緊密關係。

歷史上，強調副詞「便」和「就」與判斷動詞「是」構成的雙音節詞「便是」和「就是」也見得到從強調到縱予的演變。「便」和「是」連用出現於六朝，主要作判斷動詞（帶有強調特性），當時只有兩個例子可能是縱予用法：

- (67) a.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為伏虎，將弓射之，矢沒其。」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兇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害）也。（《論衡·儒增》）
 b. 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晉書·列女列傳·孟昶妻周氏》）

但這兩例都允許雙重理解。從承接前文的角度來看，「便是」可理解為判斷詞「也就是」；從引導下句的角度來看，「便是」也可理解為「縱使」。關鍵點就在於「便是」究竟是用於承接前文還是引導下句。在六朝，由於「便是」主要是承接前文，所以較可能表示「也就是」之義。即使在唐朝，「便是」表縱予的用例也很少見，目前只找到一例：

- (68) 因詩相識久，忽此告臨途。便是有船發，也須容市沽。（裴說，〈湖外送何崇入閣〉，《全唐詩》）

要到宋以後，此類用法才普及起來。

- (69) a. 殘睡覺來人又遠，難忘。便是無情也斷腸。（晏幾道，〈南鄉子〉，

《全宋詞》)

- b. 音調淒涼，便是無情也斷腸。(韓玉，〈減字木蘭花〉，《全宋詞》)
- c. 便是醉中宣去、也無妨。(王安中，〈虞美人〉，《全宋詞》)
- d. 便是壺中日月、更何疑。(蘇十能，〈南柯子〉，《全宋詞》)
- e. 恁便是鐵石心腸，有當日盟言，怎忍辜卻。(楊泽民，〈解連環〉，《全宋詞》)

宋朝語料中，《朱子語類》的論述性較強，從該書中可以很清楚看出「便是」句和前文之間具有一定的語義關係，主要就是張誼生所提的「解說」和「遞進」這兩種，見例(70)和(71)。⁵⁴由此可推測，是這樣的語境促使判斷詞「便是」發展為縱予連詞。

- (70) a. 事事要理會。便是人說一句話，也要思量他怎生如此說。(《朱子》14卷〈大學一·經上〉)
- b. 聖人說得自別。便是大賢說話，也自是不及聖人。(《朱子》21卷〈論語三·學而篇中·道千乘之國章〉)
- c. 須是子細看，看得這一般熟後，事事書都好看。便是七言雜字，也有道理。(《朱子》120卷〈朱子十七·訓門人八〉)
- (71) a. 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朱子》25卷〈論語七·八佾篇·管仲之器小哉章〉)
- b. 須是把來橫看豎看，子細窮究。都理會不得底，固當去看；便是領略得去者，亦當如此看。(《朱子》113卷〈朱子十·訓門人一〉)

至於「就是」的演變，如張誼生所言，也是從判斷詞發展為縱予連詞。據本文觀察，「就」和「是」連用的時代大約在元明之交，當時以判斷動詞（帶有強調特性）之用法為主，但也出現少數相當於縱予的用例，而且就如同「便是」一樣，這些用例也是用於「解說」和「遞進」。

- (72) a. 似你這般定價錢，就是高麗地面裏也買不得，那裏是實要買馬的，只是胡商量的。(《老乞大諺解》)
- b. 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我須先去爹娘家裏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尋到我家，也須有個下落。(《京本通俗小說·錯斬崔寧》)

54 張誼生，〈「就是」的篇章銜接功能及其語法化歷程〉。

- (73) a. 有錢無貌意難和，有貌無錢不可，就是有錢有貌，還須著意揣摩。(無名氏，〈西江月〉，《全宋詞》)
- b. 休說一兩日，就是一兩年，您兒也坐的將去。(《關漢卿戲曲集·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 c. 原來離亂之時，店中也不比往昔，沒有酒賣了。就是飯，也不過是粗糲之物。(《京本通俗小說·馮玉梅團圓》)

上述觀察支持張誼生的意見，「就是」所引領的句子以「解說」和「遞進」這兩種功能為主，而且也是在這樣的用法中促使「就是」從判斷詞發展為縱予連詞。

本節討論指出，「正」、「便是」、「就是」都是從強調詞發展出相當於縱予連詞的用法，與「即」、「便」、「就」的發展相當。

(三) 演變機制

連詞是功能詞中語法程度較高的一類，從副詞轉為連詞，其語法程度提高了，所以這是一種語法化演變。以上討論說明，在漢語或一些語言中，強調副詞或焦點助詞很容易在複句語境中語法化為縱予連詞。強調副詞或焦點助詞究竟和縱予有何相通之處？在漢語，從強調到縱予是透過什麼樣的演變機制？這兩點是本節的討論重點。

Kay和König都是從等級 (scalar) 的角度分析焦點助詞。Kay認為*even*是個等級算子 (scalar operator)。當句子或詞組帶有*even*，它所提供的訊息要多過在該語境中已確立的命題。如果下面(74)a句指陳一個事實，那麼帶有*even*的(74)b句一定含蘊更多的訊息。⁵⁵

- (74) a. John did it. 'John 做了那件事'
b. *Even* John did it. '甚至連 John 也做了那件事'

例(74)b除了含有該句中已確立的命題：「John做了那件事」，還含有其他訊息：「John不是唯一做那件事的人，而且John是最不可能做那件事的人」。由於*even*放在*John*之前，使得*John*居於一個等級串的極端：和其他人的執行意願相比，*John*是處在極端的情況。此一訊息可從句中直接推得。

延用Kay的分析，König認為，當假設句帶上了*even*這麼一個焦點助詞，如(75)b所示，該句除了含有(75)a「如果下雨，比賽將舉辦」此一命題，還表示「下

55 Paul Kay, "Even,"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3(1990): 62-63.

雨」此一情境是處在一個極端。⁵⁶

(75) a. The game will be on if it is raining.

b. The game will be on *even* if it is raining.

值得注意的是，*even*所標誌的，無論是一個詞，如(74)b中的*John*，或是一個子句，如(75)b中的*it is raining*，不但在等級上居於極端，而且都是逆反一般的因果關係。原本*John*最不可能做那件事，而*John*卻做了，才使用*even*；原本下雨最可能阻礙比賽，但比賽卻如常舉行，才使用*even*。一個極端的情境，是因果關係最爲鮮明的情境，理應最容易引發特定的結果。但如果適得其反，語言使用者便會特意給予一個焦點標誌，這便是*even*的作用。因此當一個假設句帶上*even*，標誌它具有逆反常態因果關係的特性，這個假設句便帶有讓步特性，成爲讓步假設句，也就是縱予句。這便是焦點助詞和讓步及縱予概念的關連所在。

雖然強調副詞和焦點標誌的性質並不完全相同，但是在複句中，我們認爲強調副詞「即」、「便」、「就」也如同*even*一樣，是用於標誌一個極端且逆反常理的情境。此一作用可從張誼生的論點中得到支持。如第二節所轉述，張誼生認爲「就是」句和前句有兩種關係：解說和遞進，另外本文還增添了相逆一類。這三種情況的例句皆重列於下。

(76) a. 他們一貫推心置腹，就是吵嘴，也從不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總是把「想法」傾巢倒出，一點「底兒」也不留。(劉心武，《班主任》)

b. 不用說老父親，就是他自己也毫無辦法，毫無用處了。(老舍，《四世同堂》)

c. 政府不會請我去當官的，就是請我，怕也不容易做好。

解說是爲了支持特定主張，通常會提出一個具威脅性的情境（如例(76)a中「吵嘴」的情境），並指出該情境也不至於推翻主張，所以此一用法便帶有極端和逆反常理這兩項特性；遞進用法中「就是」提出更加極端的情境（如例(76)b中的「他自己」），因而也帶有極端的特性，至於是否逆反常理則視情況而定；相逆是一種絕對的極端，但縱使如此，還是不影響結果，也同樣帶上極端和逆反常理這兩項特性。可以說，由於強調詞的強調特性，適合指陳一個極端情境，並引介一個逆反常理的結果，這一點和焦點助詞是相通的。

但如同前一小節所提，*even*要和*if*合用才能表達縱予。縱予帶有兩項特性：

56 Ekkehard König, *The Meaning of Focus Particl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82-87.

讓步和假設，*even*賦予它讓步特性，*if*則賦予它假設特性。⁵⁷但是「即」、「便」、「就」是單獨發展為縱予連詞，除了逆反常理的讓步特性，還需解釋其假設特性的來源。在張誼生的分析中，指出「就是」具有列舉的作用，例如(76)a中列舉「吵嘴」的情境，(76)b列舉「他自己面對該情況」的情境，(76)c則列舉「政府請我去當官」的情境。所列舉的情境是一種設想，而非事實，因此便帶有假設的特性。所以，無論在解說、遞進或相逆的用法中，強調詞都帶有讓步和假設兩項特性，故和縱予概念相通，這是從強調到縱予的演變基礎。

至於「即」、「便」、「就」語法化為連詞的機制，過去已有學者指出是從語境來的。王克仲認為當「即」用於確認未來的事實，所在語境便帶有假設意味，這假設意是前後句根據「意合法」的作用而產生的；⁵⁸張誼生觀察「就是」從判斷短語轉為縱予連詞，也認為是在「列舉句的語境」中透過「語境的吸收（absorption of context）」而造成的。⁵⁹我們同意強調詞「即」、「便」、「就」的連詞義來自語境，但是引發演變的語境需要更多的說明。本文認為「即」、「便」、「就」字句和下句之間構成話題評論關係也有助於推動此項演變，在此姑且以下面此例句略作說明。

(77) 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此例中先提出一個論點：「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然後「即」字句列舉一個極端的情境，但這只是個設想的、非事實的情境，故「即」字句的列舉功能使其帶有假設的特性。另一方面，「即」字句和下句則構成話題評論關係，話題是「上以將軍為丞相」此一情境，下句則針對此情境推斷出「必讓魏其」這樣的結果，此一句式關係使得「即」字句和下句有機會發展為複句，且由於上下句之間的因果關係是逆反常理的，故使得「即」字句帶有讓步特性。如前文所言，假設的讓步就是縱予，再加上「即」字本身意義抽象且位於句首，故「即」字在吸納語境中的縱予義後便得以語法化為縱予連詞。⁶⁰

總言之，「即」、「便」、「就」的連接義基本上是由前後句之間的事理關係所決定的，是吸納自語境，和三詞的強調義無直接關係。這就是為何三者早期所能表示的連接關係如此多元，也是為何三者早期帶領的子句性質皆不穩

57 其他語言中的此類表達亦然。焦點標誌賦予讓步特性，從屬分句則賦予假設特性。

58 王克仲，〈意合法對假設義類詞形成的作用〉，頁443。

59 張誼生，〈「就是」的篇章銜接功能及其語法化歷程〉，頁85。

60 張麗麗〈從使役到條件〉一文探討「使」和「令」發展為假設連詞的過程和機制，也認為二者所具有的假設義是吸納自語境，而且也是從話題評論句發展為假設複句。

定，皆允許多重理解。但其間變動不是隨意的，而是帶有一定特性，都帶有假設或讓步特性，充當假設、讓步或縱予分句。

五、結論

綜合前文討論，「即」、「便」、「就」是從強調副詞語法化為縱予連詞，有下列多項證據。一、歷史上見得到許多兼具強調副詞和縱予連詞雙重理解的「即」、「便」、「就」用例，這是最直接的證據。二、在演變初期經常見得到許多性質不易確定的「即」、「便」、「就」分句，或是可同時理解為縱予和假設分句，或是縱予和讓步分句，這是強調詞的特性造成的。由於強調詞用於列舉極端情境，因而具假設特性，且該情境不至於推翻前述論點，因而具讓步特性，故強調詞所連接關係限於假設、讓步和縱予這三種。三、「即」的假設用法相當於「萬一」，這一點可由強調詞的篇章功能來解釋。當強調詞引介極端的情境來推斷可能後果時，該情境可能是罕見且不為人所樂見的，便相當於「萬一」的概念。四、歷史上見得到「便」和「就」出現在帶有縱予連詞的縱予分句中，在此類句式中「便」和「就」是強調副詞。這樣的例句數量不少，正顯示強調副詞和縱予分句高度的相容性。

漢語史上經常見得到發生在不同時期不同詞的平行發展，「即」、「便」、「就」是其中相當著名的一組。本文探討其縱予連詞的形成，並主張三詞這方面的平行發展並非類推而成，而是各自語法化而成。由於三詞都能作強調副詞，所以才會進入同樣的語法化路徑，一致演變為縱予連詞。而且在其他語言中以及漢語中，也見得到豐富的平行發展，可見得此一演變是具有普遍性的。不過，本文雖能論證「即」、「便」、「就」的縱予用法源自強調副詞，但對於三詞的強調副詞用法，卻無法說清楚其來源，還有待日後繼續努力。

引用書目

- 王克仲，〈意合法對假設義類詞形成的作用〉，《中國語文》1990年6期（總219期），頁439-447。
- 王念孫，《讀書雜誌》，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
- 王鐸，〈古代詩文中「就」的介詞用法〉，《中國語文》1992年3期（總228期），頁235-236。
- 何樂士、熬鏡浩、王克仲、麥梅翹、王海葵，《古代漢語虛詞通釋》，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
- 何鋒兵，《中古漢語假設複句及假設連詞專題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 李宗江，〈「即、便、就」的歷時關係〉，《語文研究》1997年1期（總62期），頁24-29。
- 李思明，〈《水滸》、《金瓶梅》、《紅樓夢》副詞「便」、「就」的考察〉，《語言研究》1990年2期（總19期），頁82-85。
- 李泰洙，《《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
- 邢志群，〈從「就」的語法化看漢語語義演變中的「主觀化」〉，沈家煊、吳福祥、馬貝加主編，《語法化與語法研究》（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324-339。
- 周瑩，〈淺析語境因素對語法化的影響——試從《古本水滸傳》看「就」的語法化歷程〉，《宜賓學院學報》8.8期（2005年），頁79-82。
- 施克誠，〈「即」「既」作副詞和作連詞辨〉，《漳州師院學報》1994年1期，頁67-74。
- 孫錫信，〈「即」、「便」、「就」虛化過程中的錯項移植〉，《語言研究輯刊》第二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頁189-201。
- 祝敏徹，〈《朱子語類輯略》中的「便」與「就」〉，《中國語文通訊》1983年6期，頁16-19。
- 馬貝加，〈介詞「就」的產生及其意義〉，《語文研究》1997年4期（總65期），頁32-35。
- 馬貝加，〈介詞「就」萌生過程中的兩個句法位置〉，《溫州師範學院學報》19.2期（1998年），頁9-10。

- 馬貝加，《近代漢語介詞》，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張誼生，〈論與漢語副詞虛化的相關機制〉，《中國語文》2000年1期（總274期），頁3-15。
- 張誼生，〈「就是」的篇章銜接功能及其語法化歷程〉，《世界漢語教學》2002年3期（總61期），頁80-90。
- 張誼生，〈副詞「都」的語法化與主觀化〉，《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31.1期（2005年），頁56-65。
- 張麗麗，〈從使役到條件〉，《臺大文史哲學報》65期（2006年），頁1-38。
- 曹廣順，〈試說「就」和「快」在宋代的使用及有關的斷代問題〉，《中國語文》1987年4期（總199期），頁288-294。
- 梅祖麟，〈從語言史看幾本元雜劇賓白的寫作時期〉，《語言學論叢》第13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頁111-153。
- 許娟，《副詞「就」的語法化歷程及其語義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
- 葛佳才，《東漢副詞系統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
- 雷文治，《近代漢語虛詞詞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1958]。
- 香坂順一，《水滸詞彙研究》，北京：文津出版社，1992年[1987年]。
- 香坂順一，《白話語匯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983年]。
- Claudio di Meola. "Synchronic Variation as a Result of Grammaticalization: Concessive Subjunctions in German and Italian," *Linguistics* 39-1(2001): 133-149.
- Haiman, John. "Conditionals are Topics," *Language* 54.3(1978): 564-589.
- Kay, Paul. "Even,"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3(1990): 59-111.
- König, Ekkehard. "On the History of Concessive Connectives in Englis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Evidence," *Lingua* 66(1985): 1-19.
- König, Ekkehard. "Concessive Connectives and Concessive Sentences: Cross-Linguistic Regularities and Pragmatic Principles," *Explaining Language Universals*. Ed. John A. Hawkins. Oxford: Blackwell, 1988. 145-166.

-
- König, Ekkehard. *The Meaning of Focus Particl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Liu, Mei-chun. *Discourse, Grammar, and Grammaticalization: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nalyses of Mandarin Adverbial Markers JIU and CAI*.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1993.
- Zürcher E.著，蔣紹愚譯，〈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語言學論叢》第1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197-225。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ssive Conditionals *Ji*, *Bian* and *Jiu*

Chang, Li-li *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ssive conditional conjunctions *ji*, *bian* and *jiu* as well as that of their functions as conditional and concessive conjunction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of the three word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ll the three conjunctive functions of the three words were grammaticalized from the emphatic adverb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parallel grammaticalization in other languages and the conditions and mechanisms for the grammaticalization in Chinese.

Keywords: conditional concessives, conditionals, concessives, conjunctions, emphatic adverbs, focus particles, grammaticalizatio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